縉雲文集卷四

墓誌銘

劉尚之墓誌銘

宋 馮時行 撰

丹稜劉尚之為布衣若士好兵學縱横捭闔之術宣和末作書世將大亂亂世有之才非我輩其誰已而果亂尚之遁從其族林汸守鄧州出身乘城冒犯矢石

絶口否則抵掌笑曰狂士狂士如吾尚之豈能逃世俗譏嘲誚笑哉余嘗謂才不才禀於天可得而知也然制其成敗者又有天焉不可得而知也使才即有成即富貴不才即無成即貧賤是天如合契劵庸人孺子皆得而知之何天之淺甚也如此惟才不才成敗得喪往往一切跌錯繆亂不可致詰夫然後人曰彼蒼難測哉嗚呼尚之其真狂士耶是為銘 闕

張廷臣墓誌銘

趨走役使於要人大官如奴客緹騎孰與優游田舍早卧晏起治醪醴畜鷄豚追逐鄉隣銜杯笑歌之為樂耶人皆賢之廷臣立家塾聚詩書教其子濱大江建亭館植花竹歲時合族屬隣里樂飲遨嬉如其志平生慎言語謹細故信佛法年五十二當紹興二十七年某月日偶疾敕戒家人索紙筆書一偈以卒娶毛氏生四子某皆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再娶馮氏生一子某未冠將以某年月日舉廷臣之喪葬于某鄉某里某

山之原元鼎等求其父常從之游而文者亟請銘其幽宮某以鄉隣之義感疇曩之情銘不忍辭銘曰凡人莫不敢於妄蹶於狂嗚呼廷臣安分守常不敢不蹶今也則亡刻吾銘詩以炳幽藏

張吉甫墓銘

宋紹興十一年歲在辛酉八月初二日南平張吉甫年六十八卒于正寢將以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葬光宅里實合市之東瀛山下其子宿越五百里抵恭之樂積

丏銘於其友馮某甚力某閱其行實當得銘又與宿初相識京師定交迄今二十年銘不當辭公諱商吉甫其字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其先本長安唐末宦蜀亂不能自還居普州龍歸鎮祖徙懷化軍熙寧間置南平軍而懷化廢今為南平人公性至孝始生而父已卒皇祖妣皇妣在堂四十餘年公事養盡力皇妣常疾病公年未冠割股膳以進病愈事著聞郡縣旌異有姊孀而貧公迎之敬事于家事大小必請終其身鄉黨朋友急難公

赴之惟恐後親族之貧不能嫁娶死不能葬公任之凡
百餘家所居三溪之南三十里有大溪當行衝溪出兩
山間至是為石梁益湍急不能五十步斬為崖懸注而
下夏漲行人絕悍流力不能與水爭一跌立碎崖下者
不知其幾何人公捐百金頓為石橋涉者如過枕席利
無窮也嗚呼今世大夫士食天子廩稍職民泯顧偃蹇
傲嬉民瘠瘵不加省甚者蠹敗椓傷以為利公在畎畆
而得施一鄉苟利人雖大有所費捐不顧惜其賢何如

也公讀書務通大義方伎小說古今詞章多記誦好賓
客客至飲酒弈碁閱月不視家事靜重絶臧否待人雖
稚孺加謹敬娶馮氏生二子長曰宏次曰宿一女適進
士瞿洵武宏娶瞿氏女皆先公卒宿中紹興五年武舉
第今為承節郎孫男七人槐桴朴樞楫杞栝楫後公一
年卒女孫二人初二子之生也公慨然曰商水簪紳落
窮荒隳廢先業幸有子賢否在所始起墜緒續前光者
顧不在茲歟又曰出入六藝之文泓然深邃發於事業

者則時之選決機應敵定封侯之業不旋踵亦吾之好
也乃命宏曰惟汝文命宿曰惟汝武又曰前人聲勲在
簡冊汝之學肖古人則踰今人有成矣宏長為名進士
三冠選舉不幸蚤死宿官東吳會金人歸我河南朝廷
應之事劇費大且疑信未定有司多擇果敢有術略者
自從而宿在選然施設未著其必有待未艾也率要二
子略如公之志云銘曰爵弗及以仁則尊壽有止以子
則存室之幽而昭以斯文死而無憾者其孰如君乎

白昭度墓誌銘

白昭度死將葬其弟約與其子雍請銘其幽穴某適被命造朝行事薄遽不暇作又惟從吾先君以來世與白氏相好某與昭度生同鄉年齒相若幼遨嬉長學鄉校游郡庠徜徉里閈無十日不同者昭度又躬行仁義忠信之行著一鄉鄉之人望而敬之聞其名識與不識皆嗟嘆曰善士善士今歸骨卯壤在昔契不可辭第以不暇無一見意然實不暇也姑繫以銘古者行修於身行

於國家天下本諸身而已後世計功利取近効然後才術勝而德行衰當治世大夫士設施本諸身者蓋鮮如吾昭度玉粹春温物即而化為匹夫行著一鄉其猶古所謂修諸身者歟嗚呼已矣下宅玄深既固且寧以利其後之人

白子安墓誌銘

宣和初僕應進士舉道過白子安家於時天下將亂衣冠競為短狹者自京師達四方子安狀癯修七尺餘長

領闊袖垂大帶至舄出揖客危坐言論簡古一子初束髮立於側甚恭尋授旨具酒饌應對進趨閑習既別去心竊敬慕殆今二十年子安之死已十四年矣其子某前所見初束髮者三十餘今為名進士登紹興九年進士第將葬狀子安之行泣請銘具言某不幸親不及養力學冀得名位以葬然竟未售久不葬益懼不孝力貧就事棺槨衣衾有不如禮子及見先君願丐以銘僕聞其言頗憶見子安如前日今壯者死少者壯慨然不能

已已而敘所聞為之銘曰僕聞子安和厚長者於兄弟親戚交游一出於友愛誠敬無閒言晚貧或曰家近市不遂什百何以為生曰吾以是為生又曰君忍貧或可子且幼何以貽後曰吾以是貽後又聞子安家嘗有靈芝生庭樹高尺踰年出瑞竹二子安笑曰吾所存無與於人寧有與於天邪比死殯舊廬子出贅殆百里一夕鄰舍火子適至烟焰中僅出一棺意子安平生所存天實相之也子安名某享年若干娶某氏生男女若干曾

祖某祖某父某世家於恭州之函谷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嗚呼某鄉某里某山之下是惟子安之室至於千萬年陵谷變遷得斷石於荆榛坎陷之閒濯而讀之猶能使子安之賢有聞有斯銘存

楊隱父墓表

紹興乙卯丙辰閒某嘗令丹稜始至則求鄉之賢碩耆艾敬禮之與之游而得楊隱父隱父為人清中夷外見微知著仁義君子也去官别隱父盖十三年而隱父死

又九年其子恕追惟其父所嘗信厚者於是來告葬期且乞表著其行事隱父名焯系本關西唐僖宗幸蜀有為行營招討使者諱光居唐安其後為眉州別駕者諱光遠徙居丹稜由招討蓋三世至別駕由別駕又四世至齊即隱父曾祖世通三大經補廣文館學生祖素贈朝散大夫尚氣節為郡邑豪長者豫章黄魯直一見奇之父時登崇寧二年第累遷朝請郎知合州為吏依倚法令以清厲著稱隱父孝友純至通敏名能文詞入太

學所與游皆海內名俊以父任授將仕郎遷修職郎歷
監雅州名山茶場漢州晉潤鎮邛州蒲江縣酒稅名山
自元豐定例入茶四萬馱馬與出子錢五十萬秩京官
監者以賞故輒如令然貸本彊過民園力外數等追徵
斂無以給輸用破産甚或赴水火以死隱父至視官積猶
以千萬計已而驗民封殖益空荒喟然曰吾又效尤無
名山矣敬一言上匄罷民輸益發陳積及終更不忍舉
一事毫髮與賞當所至茶鹽酒犯法輒縱不治或病之

隱父曰法之存不惟其殘惟其寛寧失銖兩之姦以靖告訐不猶愈乎今立購緝小民相為讎怨其害豈失一姦比耶大抵隱父素所蓄積寛簡洪裕不為世俗碌碌淺近不幸其道窮其年不永以死無大施用於時嗚呼惜哉嘗論大夫士出處而已出之弊一意於得僵仆聲利極不知止處之弊矯激不情自私以名高而無與於一世隱父執持難進之節介介自守而不廢君臣之義故雖處而不矯禄仕獨取衆人所棄未嘗徼見言色若

康初調資州內江縣令於時方軍興有司徵發一切破程度過率數倍不經民久安一日出重遽始惶擾公為政務安靖供待期及事不以捷給為能猶遇事蹴踖不忍設施及代當改官嘆曰時如此吾滋不欲吏矣年四十餘精力不任取貴顯棄歸杜門里中非至交親莫識面同年與嘗共事者任部使者從騎吏至門願一見卒不得偃仰一室澹泊自守者閱二十年卒於家年若干實紹興十四年某月日也嗚呼世固有强任敢斷不顧

冒得形勢負倚公上輒盡民貲藉以進取死且不止其
次喑受指使裒剥附益一得上官顏色喜不勝間有知
識或顧惜不敢爭不得已猶包蓄愧恥日戲頻俛首從
事公能自貴重不肯損折毫髮卧蓬蓽樂貧賤極老無
悔不既賢矣乎其曰隱君子孰謂不宜公之先遂寧曾
祖某祖某父某公自少文行有聞登政和八年上舍第
授迪功郎尉遂寧府青石縣未幾吏授府學教授陞從
事郎秩滿移夔州路授開州開江縣令襄陽王蕃王夔

浮屠山之西岡公既謝事絶交游某行輩又出公下數等每進見特相敬愛復與其子興國游葬有日興國泣請銘義不得辭銘曰士之出處物與身有如持衡更重輕公挾所有甚自珍視物錙銖身千鈞躍出滓穢甘沉冥固取抑塞俾道伸不矯不亢用吾情古有隱者斯其人嗚呼已矣封其扃何以彰之勒斯銘

僖潤甫墓誌銘

僖氏本晉陽人實春秋僖負羈之後唐懿僖之代賜今

姓祖孫三世茂著勲庸旄節相望可謂盛矣夫三代為
將道家所忌僖氏自唐迄今垂三百年子孫蕃衍詩禮
傳世鬱為名族必其仁義之師殺人本於克濟僵敵志
在除殘餘烈猶存世食舊德者也今其可考者鐵務使
以時方板蕩政移悍藩即從晉陽避亂入蜀孟知祥鄉
枌雅好比肩戎行即署武信軍節度兵馬使資其壯謀
共保割據鐵務心存王室蹇達無渝肥遁山林力辭偽
命以此忠正開基雙石所謂利不可回節不可奪風雨

莫紀詰其存者略可指司空總戎巢穢洗清宮反正亂
僅弭子有桀裂嗣其址官聯常伯炳煌焯裂位特進盂
峻峙懿僖以降國愈痡神鼎誨盜起環視鐵務舉宗以
蜀徙孟氏踵武滅臣軌乃心豈忍攘竊耻堅磨不磷窴
茅葦開基雙石此其始傳至于公蓋七世烝烝衎衎懿
其履死葬茲壤纍以歸忠烈之裔後毋圮

馮隱君墓誌銘

蜀士有不由科舉奮布衣出萬死不顧之計持危排難

登名太史氏之籍自近臣以來吾得一人曰遂寧馮康國隱君即其考也隱君於諸子獨以康國謂必貴康國偃蹇學校年四十餘未售隱君勞勉益謂即貴不疑已而康國客三吳見今前宰相張公相與定匡復大計授奉議郎兵部員外郎出撫諭川陝康國拔起諸生驟遭逢光寵全蜀聳動所至道戢戢企踵爭矚望縣令治道路傳舍郎守郊見視館謹餼餽燕勞兢兢懼不及事於時鄉父老豪長者爭入賀視隱君辭色不異平日康國

留佐川陜宣撫司入奏事遷朝奉郎翌日謝從容懇願以特恩授父上大喜授隱君承事郎踰年復請以一官易父服色上特賜隱君緋魚累遷奉議郎其後康國為左司郎中出師夔門任川陜茶馬勢益盛隱君愈抑抑入閭里貧賤故人輒傴僂出其下久之康國不幸死門生故吏解去不顧門戶日凄冷鄉鄰為之慘沮隱君故不見顛挫日飭治家事課督諸孫誦說亹亹不厭倦遇故舊抵掌談笑輒終日夜晏然若初無康國者蓋又若

千年年八十三以壽終將葬其子平國等以某甞知於其凡來謁銘章孔子曰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若隱君歷一時得喪之節可謂有常矣銘宜不辭隱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生九男子長康國終右朝散郎直顯謨閣主管川陝茶馬次經國次過渠山簿次大雅次輸次逌皆早卒次平國次定國亦先隱君十年卒孫男五人震通泉尉鼎豫履濟孫女五人未笄曾孫一人隱君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鄉曰某鄉原曰

其原銘曰瘠之生不腴沃之生不枯視其所出以榷其所儲斯銘之藏庶幾不誣

李時用墓誌銘

自余少時從事先生游學東州見合陽李時用時用年已四十餘矣一見相愛重解衣衣我出入其家如子弟別去三十年時用死矣其二子悅觀求誌其先人之行自合之萬則餘千里自庚申至癸亥凡四年其間四五往返固請不懈感念疇昔且重違其誠也不敢辭嗚呼

時用為布衣諸生不幸不有得於時潛德隱行無所表見而死其何以自託於論次之間哉雖然禹稷伊尹其功德見於後世者甚大至孔子以柳下惠配伊尹孟子以顏回參禹稷盖以其微而知其著以其所嘗見卜其所未見故融其心跡斷然與之而不疑如時用孝悌慈恕誠實惇静克之身施之家推之鄉黨朋友淵然克足沛然甚有餘也其道之終窮浩然而有處也使時用得志以克之身者行乎人以施於家者存乎國以推於鄉

黨朋友者行乎天下以其道之終窮而浩然者處乎富貴利達安知其事業不銘鼎彝光竹帛傳無窮也然而卒無以自託於論次之間者嗚呼惜哉時用其先系出隴西從唐僖宗入蜀醜五季之亂不仕浮沉梓遂間藝祖受禪有詔唐衣冠之在蜀者賜閒田以居由是占籍於合高祖承顯曾祖昭象祖賓考天輔孝謹人也心甚喜之後二十二年餘以事至臨邛其子某來謁泣拜具言父不幸棄諸孤蓋若干年矣鄉人某為狀其行重惟

先君獲事君子蒙維持護卹之恩知先君介介無他宜莫踰門下顧丐銘章用終死生之惠追惟疇曩為之泫然屬老病不任叙載又不可無一言於故人舊交姑繫肰以銘曰堯舜周孔與天罔極邈不可及顧其下愚是為桀跖上下之閒為善宮壇綽然以寬克其大端賢知是班小以成小其猶足觀伊維其趨以善為徒不迂不愚用大或拘以小則餘善以為址沒身不耻以遺其子恂恂濟濟嗚呼彥質亦以不死銘茲幽石永貴蒿里

非前日之比異時不待較而可知之雖能掃清中原然非若漢光武唐太宗殲其君長空其巢穴奪彼大阿持其柄指鋭鋒以嚮之吾懼中國終不可以為國也然而天下皆曰未易言也不知禍福倚伏之數理亂消長之機天時人事忽有符契其事易於反掌書生固不知兵理勢不容不識常恐溘先朝露不以其身親見之中夜以思不覺攬衣而立河西郭時聖出示其曾大父秦公奏議其言蠢爾弄兵又何畏憚合八州思漢之民一舉

可服秦公平生用兵筭無遺策非僥倖一勝者是時西有元昊之擾朝廷方悉力支吾而秦公敢出此言必成筭已定敵在目中矣安得起公於九原與之商較今日事機哉

濟水入于河答八書說四事

洪範五行一曰水水五行之先也五行至靈至神非人理可得而推在天為經星又為緯星自為經緯以致用在地為金木水火土為八卦為人為禽獸草木為溫涼

寒暑相生相克自為君臣父子夫婦無毫髪之物不屬五行者亦可謂神靈矣既神既靈則濟水入于河能不混雜又溢為滎神靈之所優為者子獨見於水合水則無别故為是説此已意也以人理言也四瀆江河淮濟以其不為諸水所并自朝宗于海故祀以為瀆如子之説則祀典之内一瀆廢矣虁子之東不一里江之北岸沙石中有鹹泉可以為鹽深冬大江水落石出月明霜清人見此泉如白練自江南横截大江而北此耳目之

所見者孔氏注傳於義理或疎至於山川名數之精覈豈後人所可髣髴子不惟是之信又欲刪改經之正文曰浮于漯達于河者不可之大也切以為戒切以為戒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堯舜之時無六經諸子百家欲教胄子將以何書古之胄子未學時亦今之童蒙也必先之以誦數既無六經諸子百家使之誦習何語誦習樂章也詩言志歌永言志者心之所之所之有二正與邪而已孝悌恭儉慈愛

主以夔典樂是時無樂工惟用所教之冑子以為工君臣上下無一人有毫髮邪心者所以感格天地鬼神至於鳳凰儀百獸舞此樂之大成也教冑子樂之始也請深思之

堯典謂之虞書

詩書經聖人刪定皆寓深旨堯舜文王孔子心所敬服以為古之聖人無如是三人之德者故詩書之首示尊敬之意尊敬之意何以見於書之首尊堯詩之首尊文

王尊堯故堯典曰虞書尊文王故關雎以下繫周公鵲巢以下繫召公何以見其尊堯尊文王凢人稱天子曰陛下太子曰殿下朋友親戚相問訊尺牘往來曰閤下足下尊之不敢直指其人故堯之史而曰虞書文王之詩而曰周南召南也然則何以不尊舜舜為堯之臣旣借舜以尊堯矣無以為尊也然尊堯則舜可知其德同也六經之首皆有所尊易尊乾春秋尊王不敢以彖象之辭繫之於卦辭文辭之下特與他卦異者所以尊乾

遷都未定雖中庸之主尋常之士大夫淫佚游畋之事有所不暇故商之先王以遷徙勞役其子孫臣民以損其淫佚酖毒之事故其首篇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先王有服者先王有故事也不常寧者常寧則縱逸之所由生也國有大故而遷者棄舊從新變其臣民心志思慮以迎惟新之慶亦常理也又勞役以節損淫佚之意亦在其中矣故其中篇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

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當降大虐之時不懷故居視民利用以遷違禍而嚮福新其民之志慮以適新祉也明矣盤庚之遷必由縱逸是故其民懷安而怨若有避禍則不待告而從矣先儒往往謂盤庚不明言遷徙之故盖不詳其文盤庚言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又曰予若觀大其中稱先王故事章明切著如此豈有隱藏而不布告者當時臣民皆知有遷徙故事故盤庚可率以遷不

矣夫物亦何常之有文照果踐其言吾人酌酒賦詩其間一醉此山之神而勞之日生於大化胚渾之初始見賞於今日可謂晚矣此邦之賢士大夫四方之遷人羇客觀於茲亭之上為爾知音者而今而後蓋未始有極焉山乎亦可以無憾也落成之日當目為山亭書此令文照揭之以為作亭張本同游者郭信可楊隱甫仲玉逸民某侍老人杖屨

題三絨金人圖

余少讀家語已知有周廟金人之戒浮沈人間世老矣而卒蹈其禍蓋誦其文而違其實者書生之常患困而始學敗而後悔者中人之常性今觀趙持正此圖不覺凜然如近氷雪吾其免乎哉

題王逸民小景

王逸民作瘦梅枯木林壑小景其筆墨難於豪放而易於淡泊高牙大纛騎從赫奕政自快人而水邊林下幅巾杖屨自別有一種氣象

題墨梅花

騷人以荃蓀蕙茝比賢人世或以梅花比貞婦烈女是猶屈其高調也王逸民以淡墨作寒梅雙影以見貺余目之曰此孤竹君之子也座客頗以為有見之言

跋塾江廖持正二記

塾江廖持正作法華禪寺法堂化先度法橋二記不遠數百里馳以示縉雲子以求印可夫世之學道者與之說有則滯入形相與之說無則流入虛空如狗逐塊無

有是處持正拂去兩邊妙主教外甚為奇特然在緇雲門下別當下一轉語鳳凰非人所常見或人自謂親見鳳凰人爭問之鳳凰何所似或人答之曰首如雉而華好羽毛五色尾數尺許足如鷄其立高如人衆皆信之又問不知何食或人曰食穀衆皆撫掌大笑余因戲謂持正曰有人問鳳凰何食切毋答以食穀也持正見此亦應捧腹絶倒矣

跋會景堂記

余同眉山唐立夫觀此文古渝山川風物古今盡於此矣余讀之莫之許立夫論文章多不可前人獨謂此為奇作以立夫之言一再復然後見其汪洋紆餘之體其閒云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以今考之南北誤矣當改為東岸有塗山山之麓有夏禹廟塗君祠云

跋山谷書木假山記

黄太史用筆調和收藏遒勁之氣於筆墨中無一點暴露俗人見他人書如寺門前金剛筋骨俱露便謂魯直

無力可為一大咍也

跋東坡畫論

蒲永昇畫遇東坡先生可謂幸矣後世伎藝如永昇或不難得而收名定價則曠絶無人三復斯文重興嘆惋

跋老蘇書帖

此書法律不足韻度有餘蜀人本不能書元祐間東坡始以其筆畫名世其法雖出於二王其實已濫觴於老蘓泉源中矣

樂府

和賀方回青玉案寄果山諸公

年時江上垂楊路信拄杖穿雲去碧澗步虛聲裏度疎林小寺遠山孤渚獨倚欄干處　別來無幾春還暮空記當時錦囊句南北東西知幾許相思難寄野航蓑笠獨釣巴江雨

虞美人 詠荼蘼

東君已了韶華媚未快芳菲意臨居傾倒向荼蘼十萬

寶珠瓔珞帶風垂　合歡翠玉新呈瑞十日傍邊醉今年花好為誰開欲寄一枝無處覓陽臺

又

芳菲不是渾無據只是春收取都將醞造晚風光百尺瑶臺吹下半天香　多愁多病踈慵意也被香扶起微吟小酌送花飛更拚小屏幽夢到開時

又重陽詞

去年同醉黃花下采采香盈把今年仍復對黃花醉裏

不羞斑鬢落烏紗　勸君莫似陽關柳飛伴離亭酒願君只似月常圓還使人人一月一回看

漁家傲 冬至

雲覆衡茅霜雪後風吹江面青羅皺鏡裏功名愁裏瘦閑袖手去年長至今年又　梅逼玉肌春欲透小槽新壓水澌溜好把升沉分付酒光陰驟須臾又綠章臺柳

荼蘼已彫落賦天仙子

風幸多情閑得好怎却吹教零落了弄花衣上有餘香

杏紅微露春猶淺春淺愁濃愁送遠山拖餘翠斷行蹤細雨跦烟迷望眼　暮雲濃處輕吹散往事時時心上見不禁慵瘦倚東風燕子雙雙花片片

點絳唇

江上新晴閒撑小艇尋梅去自知梅處香滿魚家路路盡跦籬一樹開如許留人住留人不住黯淡黄昏雨

又

眉黛低顰一聲春滿流酥帳却從檀響漸到梅花上

歸臥孤舟梅影舟前颺勞心想岸横千嶂霜月鋪寒浪

送史誼伯倅潼川作夢蘭堂

小雨清塵淡烟晚官柳殢花待暖君愁入傷闕眼芳草緑斷雲歸鴈 酒重斟須再勸今夕近明朝乍遠到時暗花飛亂千里斷腸春不管

驀山溪

艱難時世萬事休誇會官宦悞人多道是也終須不是功名事業已是負初心人老也髮白也隨分謀生計

如今曉得更莫爭閒氣高下與人和且覔箇置錐之地
江村僻處作箇老漁樵一壺酒一聲歌一覺醺醺睡

縉雲文集卷四

縉雲文集

附録

古城馮侯廟碑

左朝請大夫提點成都府刑獄公事馮侯諱時行字當可隆興元年死其官侯有功業於時死凡四季名山進士喻大中合邦人之思築宫于縣之古城以俎豆侯又三年駒來守雅州考侯事之終始刻之石先是經界之

既此邦實烈方經界之令甫頒民恐懼犇走徇朝廷之
法不敢輕售其姦法既行久且翫姦民始生心爭為僥
倖之槀取前日之令紛更之而弊始錯出跬步之田而
受倍蓰之稅連阡陌者以巧倖入輕租破業析產瘠溝
中者枕藉幾蹈湯火之酷將且十年而侯持節而來閭
民疾苦首得此慼然為之寢食不遑毒於民者莫烈此
即閉閤書奏報天子乞仍其故既畫可行民懽迎曰吾
令更生矣及侯死民聚哭曰我有室廬侯畀我使獲弛

然安居其下有田以耕以飽皆侯賜雖一飯必祝大衆斥七十萬錢縛屋二十五楹中為堂塑侯像挾以兩廡民歲時歌舞其下水旱厲疾必禱侯亦能出為嘏福以恐動其民而食其土自侯為部使者經畫邊事尤縝密此邦著之令甲世守焉侯蔡南人明果敢斷足以當大事文尤高古人不敢斥其字目為縉雲先生紹興初宰通義之丹稜以政最召行在所時權臣柄朝撓節徇女真之和侯斥其非是對天子言剴切出守萬州部使者

迎附權臣侯退居里社凡十年權臣死復出為州守蓬黎及天彭遂持節以死侯所在政卓異多去思民必祠之夫考風俗著其儆惡太守事也是故為之記而繫之以聲詩使邦民歌以妥侯靈詩曰潔罇罍兮酒洌清籩豆靜嘉兮肥腯其牲坎坎擊鼓兮式和且平攜持父子兮進侯庭維廟孔嚴兮有覺其楹寢簟孔安兮維侯是寧維侯相民兮式臨爾誠雨我田兮澹澹其盈欲暘而暘兮牸犢肆耕厲鬼驅左兮風不暴盲維侯是安兮侯

無遽征朝奉郎權發遣雅州軍州事主管學事沿邊都

巡檢使蹇駒撰

乾隆御覽之寶

縉雲文集附録